

题记：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爱情本是无法强求，你又何必长记心头……

—

那是三月的一天，春风拂面，杨柳吐出绿芽。刘茵从自己的信箱里取到了一封来自母校，本省一所师专的来信。那信封上的字迹很纤细很清秀。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大学生读者来的。

两个月前，刘茵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题材，写的一本叫《云飘过，水流过》的小说出版了，出版之后，竟在校园当中起到了较为轰动的效应。一时间，她成了大学生的崇拜者，收到了不少谈感情谈理想的信件。那些字里行间充满着的情绪，虽然让刘茵感动，但多少带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东西。当然，他们是那么的年轻，怎么可以与刘茵这个被时代耽误了的那一代人，在青春与爱情上有着太多太多遗憾的人的领悟深刻相比呢？但刘茵喜欢这些信里面阳光照耀青草般的青春气息。

刘茵在三年前就离婚了，独自带着一个孩子生活，她的职业又是一个必须要行游四方的记者。为了工作，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到老家母亲那里，尽管这样，她的日程表都是安排得满满的，当然，这完全是由于她的尽职，她可是在全国新闻界还小有名气的记者。不过，正因为忙，她几乎抽不出多少时间来给她的读者回信，但在心灵上她感激这些信件与情感填充了她那有了沧桑有了失落的心。每一次收到这样的信，她都会感到快乐，感到是一种生活对她的回报。

此时，她打开了信。信的开头竟是“Miss 刘，你好吗？”刘茵有些诧异了，这不像一般读者的信。

她继续往下看；

“你的朋友华已经去了天津，我不知道她经过贵阳时，跟你说起我没有，我想认识你，想和你交朋友，可以吗？”

刘茵想起来了，那是一个月以前，她的同学，在师专当教师的华去天津时，似乎说起这样一个学生。华说她那天上课时，发现教室里一个女孩目光灼灼地望着她，她那天讲的内容是文学创作与作家人格力量的关系，手里拿的是刘茵的小说。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老师，声音很甜，表情丰富，上课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华还告诉刘茵，等课一上完，这个女孩就拿着一个笔记本走到讲台边，请华签名，并说“老师，您的课讲的太精彩了，您的这位作家朋友值得人向往，我可以认识她吗？”华当时就把刘茵的地址告诉了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现在这个给刘茵写信的叫云的女孩。

刘茵继续读着云给她的信：

“外面的雨在不停地下，我趴在床上不停地放音乐，心中有种说不清的忧郁在低低地飘。我在想，你到底是怎么样个样子呢？你会接受我这样一个朋友吗？在这之前你还不知道有一个我存在的。

昨晚，我和华的妹妹在华的大床上讨论你，可惜她对你不甚了解。只是说你和她嫂子是同学，并且是极好的朋友，以前你经常来这里；她还说我和你有些相像，这句话我也听华说过不止十遍。我们真的有些相像吗？真是太好了，为这个理由，我真想马上见到你，要好好地看看你。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度过这些岁月的，你的孤独，寂寞，连旁人看起来都受不了，你又是怎样面对的呢？我多么想能为你分担一些，即使我现在能为你做的只是轻轻地弹起吉它，唱上几首你喜欢的歌，再不就是静静地坐在你的身边，为你驱走几许寂寞。但是我是真的愿意用我温馨的友谊关怀你，心疼你。如果以前我能认识你，而你又在没有朋友的情况下，我想我是愿意陪伴你走南游北，在自然山水之中陶冶性情的。不过现在认识也不算晚，是吗？再次

问你，你愿意握我的手，和我做朋友吗？

不敢写得太多，怕你看的厌倦。如果你愿意接受我，就请回一封信给我，好吗？

祝你健康快乐！

一个想认识你的女孩：云

93年3月21日

随信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一身牛仔衣裤，一边长一边短的发式里衬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那眼神有些特别，让人不敢直视。整个照片给人的感觉是与信的差别太大，信是缠绵和深情，而照片却是率性而无羁。为此，刘茵端详了许久。

信的确写得很优美，是一个厚怀情感的女孩对情感的诉说。自己虽然不是牧师，但当这些女孩愿意将自己那些忧伤缠绵的情感抒发给你时，作为一个曾经用作品打动她们心的作家，是有义务引导她们情感的。

刘茵这个女人，就像告别她做了别人的老公的她的恋人王国平所说的那样，在情感上，简直还是一个17世纪的浪漫派诗人，以爱为宗教，处处以诗化的情感来处理一些人与事。她应该是一个以爱情为宗教的女人，爱情似乎是她生存的终极目标。一位哲人说过“人的性格即命运”，这就是刘茵过得十分不易的昭示，谁叫她与时代表有着不切实际的隔离的呢！

所以，只有她才因为没有热烈的爱情而离开了爱着她的丈夫，只有她才不勉强王国平的爱情，尽管她非常爱他。

刘茵的小说是以自己的经历为背景，男主人公则是王国平。一年前，王国平被母亲逼着与一个老家的女孩结婚了，这个在当时由刘茵写词，王国平作曲，被他们彼此的朋友用吉他弹唱的爱情故事，如此苍凉的结局，的确让刘茵难以承受。说实在的，当时，失去了王国平的刘茵是用这本书，来宣泄自己极值的爱情，来弥补自己，她不能一无所有。否则，刘茵一定会站不起来。

现代人，如王国平，虽然有着许多的优秀，但是，他还不能优秀到以爱情为宗教。虽然当初他走近刘茵的步伐的确很坚定，但世俗的势力也无以使他幸免于不去权衡一些现实问题，诸如年轻与美貌，以及与一个有婚姻史的女人缔结婚姻，特别是当这种势力以守寡养活他的母亲的恼羞成怒而做出的最后通牒的方式出现时，他的无从选择。还有，虽然王国平离开她时仍是山盟海誓一步三回头地说他的爱情只在刘茵这里，但刘茵知道，他现在的这桩婚姻看起来才是合理的婚姻。

刘茵的小说正是写出了这种无奈，加上语言的流畅与优美，贯穿其中的淡淡忧伤以及不甘沉沦的执着，使刘茵的书，能给人一种脱俗的感动。

此刻，因为自己的书，刘茵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女孩，她也被这个女孩的信打动了，她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与自己相通的，甚至是渴望的。爱人，被人爱，这才是生命的意义。于是，就在此时，刘茵决定了一件事，她要出去走走，去看看这个叫云的女孩。而这样也是去看母亲与女儿，因为去母亲的家是要经过这个叫云的女孩的地方即自己的母校。

在以往很多时候，刘茵会不自觉地听从情感的导引，突如其来地出门去，转了一圈后回来，住的屋子也会变得亲切而有内容，心里也就多了一些充实。

三月的日子也是无端让人涌出许多柔情的日子。或许越是在这样的日子，人的情感如草要泛绿一样，是需要表达或者拥有入怀的。没有爱情的人，亲情与友情就是她的支撑，因为这样她才有活着的滋润。随即，刘茵的眼前出现了女儿小粒胖胖的泛着红晕的脸。母亲用心良苦地将小粒带在身边，就是希望刘茵能无牵无挂地去寻找自己的新生活的，可惜，三年的时光随王国平的离去，除了痛之外竟是空白。

汽车行驶在被雨滋润的马路上，发出一种滋滋的声响，这声响

能使人感到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时光是没有止息的，只是活着的人生命有限。

望着窗外一晃而过的树木与渐渐泛绿的大地，刘茵对那些由石头组成的风景，总会产生很多的遐想。贵州的石头应当是绝无仅有的，云南不能同它比，云南石林因为过多人为渲染，人们走进它时，往往只是为了欣赏而欣赏，从而没有一种天然的心动；而贵州这些无意成为风景的石头却能让人久久咀嚼。你能从那一路上的石头，想着那些农人在垦荒之余，在那石头上小憩，或卧或坐，仰面蓝天，那是怎样的踏实与饱满；再看着那些从石缝里长出来的青翠，那又是怎样的喜悦与生机。真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刘茵思想的河流就在这样漫无涯际中流转。她此行是去看一个给她写信的女孩，她为什么要这样对一个读者感兴趣？如若是个男性，刘茵肯定是不大会这样直截了当地走近他的身边的，而女孩就不同了。柔和的，温暖的，诗意的、美丽的女性特征，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歌颂的主题。此刻刘茵突然悟出一个事实，自己对女朋友有一份特别的迷恋，似乎觉得她与她们之间是一份诗意般快乐，这是男人所不及的。而奇怪的是自己无论走到那里，总能很容易引起很多女性的注意，是不是自己身上有某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特别喜欢同性或是特别让女性感到有意思的情愫，而这应不应该是她对婚姻不满意的症结所在呢？

她开始回忆起自己的人生，的确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个可以心心相印的女朋友。小学时的女朋友叫李清平，有个圆圆的脸，有两个小羊角辫。后来，李清平生病休学了，好久好久，她都不敢触摸李清平坐过的地方，不敢望李清平住的方向。

读中学了，一个能唱能跳叫王君的女孩又成了她的热爱，不在一个班的她常常在上课时给王君写信，把她称为“亲爱的君。”后来，她发现君竟喜欢那个扮演郭建光的男同学，她真是气坏了，想

办法找岔子与王君吵架，直至言归于好。

再后来是下农村，那是多么劳累多么苦难的日子，可是一个叫燕的女孩又成了她的最爱。燕有着好听的嗓音和很温柔的笑容与举止，很多的时候，她喜欢坐在燕的腿上，要燕为她唱歌，那时候，她的心就十分饱满，而对于男性，她似乎从来没有这样上心过。后来，燕要招工了，她不敢想像燕走了的日子她将怎样过，竟在燕招工体检的时候，尾随其后走来走去。后来，燕招工走时，她整整哭了一个通宵，然后又病了两天，直到收到燕给她寄来了信才有力气做事。说起来真是有些好笑，燕找了个当兵的男朋友，刘茵也把目标定在军人身上，后来的证明，刘茵是不应该找当兵的人的。

后来，无论是进工厂还是上大学，她都有一个极要好的女朋友，华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喜欢和她的女朋友缠绵绵，没有女朋友在身边，她就十分的失落。这样一想，如果这个男人不是十分的优秀的话，这样的丈夫就不能让刘茵感到快乐，从而觉得这生活过得不是滋味。

“女人之间的爱是暧昧的，诗意的，像在浴缸里沐浴时，那种温柔的水漫过全身的美妙。”这是刘茵的话。根据西蒙·波娃“女人就是天生的同性恋者”的观点进行判断，看来，刘茵似乎是那种同性恋倾向很明显的人。

但是，她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同性恋者，因为她一点也不排斥优秀的男人对她的欣赏甚至是占有。在她欣赏的男人那里，刘茵能够把自己女性的优点尽露无遗，所以才有了王国平这个优秀的比她年轻的男人对她几年的追求。

汽车把刘茵带到了云的学校门口，此时，正是日暮时分。

校园里树木葱茏，绿茵遍地，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三三两两相依相携的男孩女孩走过，他们正在花一样的年代里尽情地塑造理想幻想爱情，云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突然，在被树木掩映的夹道上，有一个男孩在叫：“失恋的和没有恋爱的女孩请到这里来。”那声音带着几分快乐中的滑稽，尔后就是一阵开心的笑声。暮色使这一切显得很生动，云会在那里呢？她有男朋友吗？

刘茵通过云告诉她的班次找她的宿舍。4 栋 3 楼，刘茵在打量了楼的号码之后径直上楼了。一个十人间的宿舍，上下铺。根据照片而想像的刘茵认不准云，她想开口问问。

“你找谁？”对面一个玩吉他的女孩问道。

“我找云。”刘茵回答道。

一个睡在上铺的女孩一下子跳了下来。

“天啦，你一定是刘老师。”云的脸憋得有些发红。

云的床上也挂着一把吉他，还有全美著名的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和台湾歌手潘美辰的头像。

“你怎么来了。”云似乎还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切似的嗫嚅着。

同宿舍的几个同学都很诧异这样一个场面。云一把拉住刘茵的手说：“这就是华老师讲过的作家刘茵啊！”

这几个同学都拍起手来，“欢迎，欢迎”地叫着。

“走，我们去华老师家吧，我有她房间的钥匙。”云一把拉住刘茵的手说。

华老师就是刘茵的朋友华。华去天津进修还没有回来，这屋只住着华的小姑子。

“你比书中照片上的你要年轻要迷人。”云对刘茵说话时的目光很热烈刘茵不由得低下了头。

这一夜，刘茵就和云一起睡在华的大床上。

感受得出来，云有一种要把身子贴近刘茵的想法。其实，两个谈得来的女人同床共枕挨得紧紧的亲密也不难理解。但刘茵与这么一个学生辈的女孩子一起睡，还是有着一些不适宜，所以上床就直直地睡在一侧，看着房间里的摆设，听着云的话，想着华。

华是刘茵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她们同床共枕了三年。华的身上有一种像熟透了的果子那样醉人的香味，令刘茵沉醉不已，刘茵常常想这种香味只有华身上才有。

云和刘茵的谈话也是从华开始的。看的出来，云对华也有了一份很特别的情感。

“你和华老师的友谊非常甜蜜，是吗？我看到华老师讲你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云说。

在刘茵的眼里，同学时的华的确非常可爱，华有着非常甜美的笑容和动听的嗓音，还能跳优美的舞蹈；最让刘茵难忘的是，她有一双永远温暖光滑的手，每到寒冷的时刻，刘茵就会将手伸过去，华就会给她捂着，让刘茵感受实实在在的温暖。

可现在，华已经不能使刘茵依恋了，为人妻后的华变得琐碎而现实，全然没有当初的韵味，连那种特有的香味也没有了，刘茵为此还有过失落。到现在，经过岁月的流逝，刘茵想或许唯一保持当初的那份对生活充满诗意的理想的人，大概就只有她自己了。

可此时此刻，刘茵的确十分地想念华起来，她仿佛呼吸到了华的气息，开始为自己那样对华依恋过而感动。是不是这个女孩使她对于某些情愫有了触动呢？

突然，云在被子里一把抓住她的手说：“你这么小，我是可以给你温暖的。”云这里所说的小，是指刘茵的小巧玲珑。云是一个高挑的女孩，大约有一米六七吧。

刘茵连忙抽回自己的手，并把被子紧了紧：“睡吧，明早你还要做早操的。”她怎么可以让这么一个女孩像华一样给她温暖呢？但刘茵知道，自己已经让云十分地欣赏了，超过以往那些男孩女孩欣赏的成分。当然，这也是一个学生对有着不俗品味的老师的那份向往，也是一个女孩在成长之中对优秀的女人天然的喜欢。

云似乎有些不情愿：“我可不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给你的信里说过的，你愿意接受我这样一个朋友吗？”

“认识你很高兴,我们可以做个忘年交。”刘茵觉得这个女孩问这句话时的语气里羞涩的味道,让人开心。

云见刘茵回答她话时有那么一点漫不经心,心想这大约就是作家的板眼。

“我还可以不可以问你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在书中,可以看得出来,你那么爱你的情人,你为什么要放弃他?如果是我,只要是爱,我会用生命捍卫的。”

“他只是让我焕发了爱情,但是他不是能够托起我的命运的人。最高意义的爱情,应该是与婚姻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经过写作激情的勃发之后的刘茵已经趋于向了理性,能够沉静地打量自己这段喷薄的爱情了。

“你所向往的那种能够托起你的命运的爱情是不是非常难呢?”云想不到自己倾慕的人是这样的平易,就像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一样,一点隔阂也没有。

“应该是有难度的,这就看人的造化了。”刘茵在这一刻突然想起了远在北京的既是作家又是政府官员的赵振华,那个帮助她把书出出来的男人。从刘茵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刘茵就觉得他是这个世上近乎完美的男人。除了外表英俊儒雅外,还具备着让世人赞叹的一切优点,有才华,有事业心,而且还诚恳善良,对于家庭的呵护,也是那么的富于责任心。他的出现,或许就是上天让刘茵知道,这世界上是有着近乎完美的男人的。但这样的男人,如果没有天意的安排的话,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哎,原来生活是这样不由自主的。”云感慨地说。

或许是因为这些情怀,使刘茵有了一些无奈的疲惫,刘茵打了一个呵欠。

“你要睡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你就好好地睡觉吧!”云边说边为刘茵紧了紧被子。云的这个举动,让刘茵有了几分难忘。但刘茵的确有了倦意,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地睡过去了。

其实云是想对刘茵说说她想当歌手的梦想，她想告诉刘茵音乐是她的生命的一部分，她不喜欢读这个书，很多时候甚至想放弃学业去学音乐。迄今她已经是注定的补考生了，如果补考的门数太多，学校将要她留级。但留级对她来说，就等于放弃毕业的机会，她将会头也不回地走掉，到南方去，看能不能混出来。她还要告诉刘茵许多关于她在音乐上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是“校十佳歌手”，曾写了很多很多的歌词之类。

云真是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给刘茵听，但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看到了刘茵，而刘茵却没有书中的刘茵那样情感充沛，楚楚动人。这一个晚上，云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地想这样的一些话题，久久地难以入睡。而刘茵温暖的体温，细细的、平和的呼吸声，又使她有了一种喜悦过后的满足。

是校园的广播声把刘茵惊醒的。她睁开眼睛一看，云已经坐起来了，正定定地望着她，那目光里有一种东西是让刘茵不敢正视的，刘茵连忙把自己的头侧向一边。

“你睡得真香。”云笑着说。“你接着睡吧，我要去做早操了，不去，查出来是会挨罚的。”云接着说。

刘茵微微地笑了笑。

云一阵风地走了，校园的广播里响着节奏感极强的旋律，这就是校园，充满朝气与昂扬。年轻真好，一切可以幻想，一切可以从头开始。想到这里，一阵倦意袭来，刘茵又睡过去了。

不知是怎样醒过来的，醒来后的刘茵在床边的柜子上发现了一碗米粉，和两根油条，还有一部录音机和几个磁带，另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上课去了，课间操来见你，等着我。希望这样的早餐你喜欢。另，起床后如果孤独，请放磁带听。

真是可爱的女孩，刘茵心里说着，然后开始起床。

云放在这里的磁带都是当红歌星的歌，有迈克尔·杰克逊的，有潘美辰、叶倩文的等等。刘茵拿起其中一盘，里面传出了叶倩文

有些激越的演唱：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有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什么时候才看透这人间的恩怨呢？刘茵将目光移向了窗外的草坪，绿莹莹的草坪上幼儿园的阿姨正带着一帮孩子在玩耍，周围有几个大人在逗这些孩子。突然一个小女孩在奔跑中摔倒了，大叫“妈妈”，紧接着阿姨奔过去了，孩子撒娇似地扑进了阿姨的怀抱。

“妈妈”，这声音多么像小粒的，喊得让人心里发颤。为什么天下所有的小女孩叫妈妈的声音都那么相似呢？一种强烈的母爱冲击着刘茵的心胸，她觉得自己一分钟都不想呆了，她要赶紧赶回母亲那里去看小粒。她盼望云上来，万一不行就给她留一个条子。

刘茵换了一个磁带，是杰克逊的。刘茵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那极强的节奏感和富于磁性的声音让刘茵感到有一种情绪在澎湃。正在这时，云跑过来了，她奔跑的样子像一头野鹿。

“你在听杰克逊《不能不爱你》，真棒！他唱的是‘你已被我，被我掌握在手中，你快过来……’”

云说这些时，神采是那么的飞扬。

刘茵告诉了云说她马上要走，云的神色一下子变得黯淡了。

“不可以多呆一些时光吗？是不是因为没有华？”云说。

“也算是吧，但还因为我的女儿。”刘茵边说边抚摩了云的肩头，“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希望你好好读书，我喜欢好好读书的人。”刘茵笑眯眯地说着，那种目光的确鼓舞了云。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脆弱的心灵往往只需要一个微笑的肯定，一句温柔的话语，就可以改变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

“好吧！”云把头偏了偏说，心里似乎有了一种寄托，一种淡淡的希望，但她又觉得自己和华比起来，的确不算什么，她又有些忧伤地想。

二

看望女儿回来后的第二天，刘茵就收到云寄来的信。屈指算来，刘茵一离开云就开始给她写信了。

云的信劈头一句话就是：“认识你，是我的愿望，想不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读到这里，刘茵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云，她想起了刚见面时云激动得通红的脸。

“而且，我已被你（一个小小的女人）迷住了。你的思想深邃，谈吐率直，令人向往。真的，我的确有不想完成学业的想法，但你改变了我，我愿意听你的。”

这个女孩看问题还蛮有一套，刘茵顿了顿想。

刘茵接着读下去：“分别时，你把我伸向你的手摇了又摇，似乎在告诉我你是很真诚的，但当我再回头望你的背影时，那样的挺拔带有傲气，但是又有些微的沧桑、落寞和孤独，好像是流浪去的，令人心痛。”

读到这里，刘茵望了望空落落的寓所，把信捂在了胸口，久久地让自己的思维成一片空白。

她想起和王国平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想起王国平与她的爱情其实归根结底是王国平的不勇敢、不坚决。她渴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切入她的灵魂深层给她带来绵绵密密的温柔与爱，给她一个宽大而温暖的怀，让她感受厚实与安稳。前者是她的青春与情感的追求，后者是一个女人一生的境界。

“王国平，你没有真正地心痛过我。”刘茵想悟出了什么似的，这样在心里呐喊了。这么久了，此时此刻，刘茵才觉得王国平是真正的离开她了。但她知道，只要自己打个扩机，王国平就会跑过来，只要他在这个城市。但她想自己应当从此不再扩他才好，因为这一切在这一刻似乎显得特别空洞而没有意义。

刘茵放下云的信，她的眼前是云亮晶晶的眼睛，她想起云的“我能温暖你”的那句话，脸上浮现出了了一丝苦笑。

“你应该找个人成家，我现在还能为你带孩子，过几年我不能帮你了，你怎么办？成家才是女人的归宿。”母亲的话又响在耳边。这次她回家，母亲就这么有一句无一句地唠叨着。

还有，老家她那些中学的同学都说的“刘茵你不可眼界太高，女人的青春很短”之类的话，大有刘茵不抓紧就会嫁不出去了的味道。其中，就有那个曾暗恋了刘茵 8 年的王子刚。在刘茵临上车之前，他无不叹惋地说：“刘茵你可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女孩，真不忍心看你这么孤独下去。”王子刚的话，当时让刘茵的眼睛湿润了，她觉得自己无以回报这一切。

曾经沧海难为水。刘茵不是为了爱情而逃出婚姻的吗？难道仅仅又是为了婚姻而凑合吗？刘茵的确有些不甘。可是，该怎样驱走这份寂寞与孤独呢？上帝说，在这个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属于你的那一半，刘茵固执地相信这一点。可是世界之大，茫茫人海，我们在那里去碰这个人呢？

“刘茵，你还年轻，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家庭问题，不要为了那个所谓的爱情而苦了自己。”上班时，社长也有一句无一句地这样说。社长是知道王国平的，刘茵与王国平的浪漫众人皆知。

“生活是现实的，抓紧一点。你可以考虑打一个征婚启示的方式，我一个同学就是这样找到如意郎君的。这种方式让你选择有主动性，你说呢？”社长说话的确很诚恳。

“我是不是到了应该需要推销自己的时刻了。”刘茵说

社长笑了笑，没有说话。

“看来，那只有这样了，这也叫垂死挣扎吧！”刘茵咬了咬牙说。

下班回家的路上，刘茵在车上，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构思了这样的广告词：

某女，35 岁，离异，有一女孩 7 岁，中文专业，从事文字工作，身材长相气质尚可。欲觅一 40 以下，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社会情趣，身高 1.7 左右的男士为侣。

写完后，刘茵想她其实找的这个人的确是很平凡的，她既不看重经济也不看重地位，只是看重一种个人的素质。

她决定将这份启示送到《广播电视报》去登，她无须考虑要谁转这份启示的反馈信件，因她自己就有一个信箱。

报社离她寓所只有一站路，她没有骑车，选择了步行的方式。一路上她老是在想千万不要碰到了她的那些记者朋友们，否则，她会很不好意思的，在同事朋友眼里，刘茵可是一个傲气十足的女人，对一般的男人可是没有正眼瞧过。

还好，没有碰到自己的熟人。是一个 40 岁左右的男人接待她的。

这男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一眼，有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说：“你怎么会离婚？”

刘茵觉得这句话没有必要回答。

“证件手续都齐全吗？”那男人接着说。

刘茵拿出了离婚证和身份证。刘茵拿出这些时有些左顾右盼。

“还要单位证明。”那个男人说。

“哎呀，你就饶了我吧，这又不关单位的什么事。”刘茵着急了。

“这是规定，小姐。你看，这都是别人单位的证明，这可是为你们负责啊！”

“单位，单位，连人的一点隐私都要让单位知道，真不知是什么规矩。”刘茵有些忿然了。

那个男人突然笑了：“小姐，不要发火，发火了不经老，你不是还要找男朋友吗？”

刘茵突然觉得自己是这么的尴尬，一把收拾起证件一边说：

“我不打了。”

那个男人说：“我看你还蛮不错的，不打也能嫁得出去。”

刘茵逃也似的走了，她感觉自己真有嫁不出去的悲哀。

回程中，她的手无意中触摸到这个黄封皮的离婚证书，不由得想起办这个证书的日子。那天她的那个丈夫翻着白眼说：“这下可顺你的心愿了，你不要我，我一个月之内找个人给你看看。”那声音里没有伤感，有的只是一种不平。

果然，一个月之后，她就在她的那个丈夫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他与另一个女人的合影。那时候，刘茵还没有找到房子搬家，只是借住在一个朋友的一间小房子里，小粒还在原来的幼儿园里，她每个礼拜六还要回原来的那个家去接小粒。

她想不到这个口口声声说只爱她一个人的男人竟这样肤浅，这么看待婚姻。当时，她的确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现在，她又想起了这件事，她想自己这一辈子大约从走出婚姻的大门的那一瞬起，就应该准备终身单身，因为，她的一生不是为了婚姻而婚姻，而是为了爱情而婚姻。她开始为自己刚才所做的事后悔，甚至有些羞愧。

王国平把电话打到办公室了。在这之前，他们还是有电话联系的，但刘茵总是想忘掉他，所以总是只在电话里敷衍一下。算起来他们已经将近快一年没有见面了。今天，王国平从在朋友那里看到了刘茵的书。或许以往爱着的时光使他难以自抑了。

“我想你，想来看你，可以吗？”王国平说。

刘茵不想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但王国平富有磁性的声音让她感到快乐。

“5点钟我在你们的大门口来接你，我们一起去吃饭。”王国平说着。

电话结束之后，刘茵好像是做梦似的。

做了新郎的王国平和结婚前相比，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有些不敢直视刘茵的眼睛。但只那么一会儿，王国平就紧紧地拥抱刘

茵了。尔后照样接吻，照样造爱，甚至比以前更热烈，只是都不提分别后的这些日子。

在王国平怀里的刘茵久久地闭着眼睛，适才激烈的快乐使她泛着疲惫之后的慵倦，这样的感觉很女人，也很舒服。她想，这样的感觉真好！她没有力量去考虑那些神圣的高洁的爱情了。

一会儿，王国平要走了，他已经是有家的人了，他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整个晚上都在刘茵这里，或许这就是区别了。

“不要走。”刘茵终于抑制不住一个女人对男人的依恋了。

“其实我也不想走。但只要你还想我，还需要我了，我就会马上来拥抱你的。”王国平轻轻地吻着刘茵的额头说。

刘茵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闻着被子上面王国平的气息，听王国平打开门，然后脚音渐渐地消失，刘茵有了一种虚脱感。这或许成就了刘茵作为单身女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灵与肉的分离，而对于肉欲的对象来说，有谁比王国平更适合这个角色呢？

楼下的过道里，一排绿色的信箱中有一个属于刘茵。每天下班回家，她都要打开信箱，每次她都希望有一些喜悦在这里出现。

信箱里又有一封信，是云来的。刘茵想不到云这么在意她，自打她们见面后到现在也不过一星期左右，这已经是她的第二封信了。

云的信有一种天然的优美，读起来让人很有些心动。

“你走后，我每日每时都挂念你，你真的就是一个好特别特别的人。你的到来让我好开心好开心，犹如过节日一般，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真的好想走近你，你能接受我吗？我一无所有，只有一颗希望像你那样拥有未来的心。

昨晚，我们寝室里有两个同学哭得很伤心，究其原因，倒是与你有关。她们在晚自习时又读了你的书，你的书勾起了她们的伤感。爱情真的是那么辛苦吗？

希望你能给我回信，回一封长长的信，但又怕你太忙，使写信

成为你的负担。但我的确很希望你能和我说很多很多，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有意义。”

在信的落款前，有几个字被涂掉了，但稍一辨认，就可以发现那是“吻你的脸”的字样。刘茵不由得将视线停留在这个地方了，想大约是现在一些女孩男孩们对于吻看得很随意，所以根本不顾忌什么。但写了又涂掉，看来这个女孩还是有些心思的，只可惜刘茵还没有在意这么一个女孩的这些细节。

和云的信一块儿在信箱里还有一封印刷件，是一本叫《人生与伴侣》的杂志，是这个杂志社寄给她的样书，杂志里面登有她的一篇题为《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文章。文章是写她与她的一个小学同学小岷分别 20 年以后竟然相逢在新疆天山的事情。

在天山的红花绿草和一路流下来的雪浪花边，她竟然看到了正和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人嬉戏的同学小岷。小岷也觉得这样的相遇太有意思了，那个长着大胡子的男人原来是小岷的丈夫，一个常年在帕米尔高原上进行科考的环保工程师。刘茵是太熟悉小岷笑起来的声音与动作了，刘茵至今不明白，岁月怎么就会这么固执地留住我们儿时的一些东西。

刘茵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除了叙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和天山迷人的风光外，更重要是渲染一种禅的境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出现什么，谁也预料不到谁和谁有多少缘分。

刘茵再一次沉浸在自己文章的场面里，她的确非常羡慕小岷的婚姻与爱情，上帝真偏爱小岷，赐给了她那么一个能随骏马奔驰，能在那么高的海拔上为小岷放声歌唱与摄下最壮观的大自然场景的西部汉子。

看完了自己的文章，刘茵又将杂志整个儿翻了一遍。突然，一则征婚广告吸引了她的目光：

某男，40 岁，大专文化，音协与美协会会员，有多篇作品面世，现为某新闻部门文艺部主任。身高 1.73 米，体健。觅一 38 岁以